雲笈七籤/1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一十六　紀傳部·傳十五

下一卷▶

南溟夫人

南溟夫人者，居南海之中，不知品秩之等降，蓋神仙得道者也。有元徹、柳實二人，同志訪道，於衡山結廬棲遁。歲餘，相與適南，至廣州合浦縣，登舟將越海而濟，南抵交阯。維舟岸側，適村人享神，簫鼓喧奏，舟人水工，至於僕使，皆往觀焉，唯二子在舟中。俄爾颶風斷纜，漂舟入海，莫知所之，幾覆沒者二三矣。忽泊一孤島，風浪亦定。

二子登岸，極目於島上，見白玉天尊像，瑩然在石室之內，前有金爐香燼，而竟無人。二子周覽悵望，見一巨獸出於波中，若有所察，良久而沒。俄爾紫雲湧於海面，彌漫三四里，中有大蓮花，高百餘尺，葉葉旋舒，內有帳幄，綺繡錯雜，虹橋闊數十尺，直抵島上。有侍女捧香，於天尊像前，炷香未已，二子哀叩之，以求救拔，願示歸路。侍女訝曰：何遽至此耶？以事白之，侍女曰：少頃，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子，可求而請之也。侍女未去，有一道士，乘彩雲白鹿而至。二子哀泣以告之，道士曰：可隨此女，謁南溟夫人也。二子受教，隨侍女登橋，至帳前，再拜稽首，以漂泛之由，述其姓字。夫人命坐，尊師亦至，環坐奏樂，頃之進饌。尊師曰：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。饌畢，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，夫人拜受訖，尊師告去，謂二子曰：有道氣，無憂歸路也。合有靈藥相贈，子分未合，當自有師，吾不當為子之師也，他日相見矣。二子拜辭，尊師乘鹿

而去。

頃有武夫，長十餘丈，金甲，執劍進曰：奉使天吳，清道不謹，法當顯戮，今已行刑。遂趨而沒。夫人即命侍女，示二子歸路，曰：從百花橋去。贈以玉壺，曰：前程有事，可叩此壺也。遂辭夫人，登橋而去。橋長且廣，欄幹上皆異花，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，互相繳結而為橋矣。見向之巨獸，已身首異處，浮於波間。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，答曰：為不知二客故也。使者謂二客曰：我不當為使送子，蓋有深意，欲奉托也。衣帶間解琥珀合子與之，中有物隱隱然，若蜘蛛形。謂二子曰：我輩水仙也，頃與番禺少年，情好之至，有一子三歲，合棄之，夫人令與南嶽郎君為子矣。中間回雁峰使者有事於水府，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，而為使者隱卻，頗以為悵。望二客持此合子，於回雁峰廟中投之，若得玉環，為送岳廟，吾子亦當有答，慎勿開啟。二子受而懷之。又問：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，誰也？曰：南嶽太極先生耳，自當遇之。須臾橋盡，與使者相別，已達合浦之岸。問其時代，已十二年矣。於是將還衡山，中途餒甚，試叩玉壺，則珍味至。二子一食，不復饑渴。

及還，妻已謝世，家人曰：郎君溺海，十餘年矣。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，無復名宦之心。乃登衡岳，投合子於回雁峰廟，瞬息之間，有黑龍長數丈，激風噴電，折木撥屋，霹靂一聲，廟宇立碎。戰慄之際，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，二子得環，送於嶽廟。及歸，有黃衣少年，持二金合以酬二子，曰：南嶽郎君，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。家有斃者，雖一甲子，猶可塗頂而活。既受之，而失其使。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。後因大雪，見一樵叟負重凌寒，二子哀其老，以酒飲之。忽見其簷上有「太極」字，遂禮而為師，曰：吾得神仙之道，列名太極矣，太上敕我來度子耳。因見玉壺，曰：此吾貯玉液之壺，亡來數十甲子，甚喜再見。遂以玉壺獻之。二子隨太極先生入硃陵宮、祝融峰，歷游諸仙府，與妻俱得升天之道。

邊洞玄

邊洞玄者，范陽人女也。幼而高潔敏慧，仁慈好善。見微物之命，有危急者，必俯而救之，救未獲之間，忘其饑渴。每霜雪凝冱，鳥雀饑棲，必求米穀粒食，以散閟之。歲月既深，鳥雀望而識之，或飛鳴前導，或翔舞後隨。年十五，白其父母，願得入道修身，絕粒養氣。父母憐其仁慈且孝，未許之也。既笄，誓以不嫁，奉養甘旨。數年，丁父母憂毀瘠不食，幾至滅性。服闋，詣郡中女官，請為道士。終鮮兄弟，子無近親，性巧慧，能機杼，眾女官憐而敬之。紡織勤勤，晝夜不懈。每有所得，市胡麻、茯苓、人參、香

火之外，多貯五穀之類。人或問之：既不食累年，而貯米麥何也？豈非永夜凌晨，有饑渴之念耶？笑而不答。然每朝於後庭，散米穀以餉禽鳥，於宇內以餉鼠，積歲如之，曾無怠色。一觀之內，女官之家，機織為務，自洞玄居後，未嘗有鼠害於物，人皆傳之，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。性亦好服餌，或有投以丹藥、授以丸散，必於天尊堂中，焚香供養，訖而後服之。往往為藥所苦，嘔逆吐痢，至於疲劇，亦無所怨嘆，疾才已，則吞服如常。其同道惜之，委曲指喻，丁寧揮解，而至信之心，確不移也。苟遇歲饑，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，亦多矣。

一旦，有老叟負布囊，入觀賣藥，眾因問之：所賣者何藥也？叟曰：大還丹，餌服之者，長生神仙，白日升天。聞之皆以為笑。叟面目黔黑，形容枯槁，行步傴僂。聲才出口，眾笑謂之曰：既還丹可致不死，長生升天，何憔悴若此，而不自恤邪？叟曰：吾此丹初熟，合度人立功，度人未滿，求仙者難得，吾不能自服，便飛升沖天耳。眾問曰：舉世之人，皆願長生不死，延年益壽，人盡有心，何言求仙者難得也？叟曰：人皆有心好道，而不能修行。能好道復能修行，精神不退，勤久其事，不被聲色所誘，名利所惑，奢華所亂，是非所牽，初心不變，如金如石者，難也。百千萬人無一人矣。何謂好道也。問曰：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有金丹之藥，何不獻之，令得長生永壽也？叟曰：天上大聖真人，高真上仙，與北斗七元君，輪降人間以為天子。期滿之日，歸升上天，何假服丹而得道也。又問曰：既盡知之，今天子是何仙也？曰：硃陽太一南宮真人耳。問答之敏，事異於人，發言如流，人不可測。逡巡暴風雷雨，遞相顧視，驚悸異常，眾人稍稍散去。

叟問眾曰；此有女道士，好行陰德，絕粒多年者何在？因指其院以示之。叟入院，不扣問，徑至洞玄之前，曰：此有還丹大藥，遠來相救，能服之邪？洞玄驚喜延坐，問藥須幾錢。叟曰：所直不多，五十萬金耳。洞玄曰：此窮窘多年，殊無此錢，何以致藥耶？叟曰：勿憂，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，三十年積聚五穀，餉飼禽蟲，以此計之，不啻藥價也。即開囊示之，藥丸青黑色，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，令於藥囊中自探之。洞玄以意，於藥囊中取得三丸，叟曰：此丹服之，易腸換血，十五日後，方得升天，此乃中品之藥也。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，大如錢，出少許藥，如桃膠狀，亦似桃香。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，令吞丸藥，叟喜曰：汝之至誠感激，太上有命，使我召汝。既服二藥，無復易腸換血之事，即宜處臺閣之上，接真會仙，勿復居臭濁之室。七日即可以升天，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。須臾雨霽，叟不知所之。眾女官奔詣洞玄之房，問其得藥否。具以告之，或嗤其怪誕，或嘆其遭遇，相顧驚駭。由是郡眾之人有知者，亦先馳往觀之，於是洞玄告人曰：我不欲居此，願登於門樓之上。顧眄之際，樓猶扃鎖，洞玄告人曰：我不於此。語猶未終，已騰身在樓上矣。異香流溢，奇雲散漫，一郡之內，觀者如堵。太

守僚吏、遠近之人，皆禮謁焉。

洞玄告眾曰：中元日早必升天，可來相別也。眾乃致齋大會，七月十五日辰時，天樂滿空，紫雲蓊鬱，瑩繞觀樓，眾人見洞玄升天，音樂導從，幡旌羅列，直南而去，午時雲物方散矣。太守眾官具以奏聞。是日辰巳間，大唐明皇居便殿，忽聞異香紛鬱，紫炁充庭，有青童四人，導一女道士，年可十六七，進曰：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，今日得道升天，來以辭陛下。言訖，冉冉而去。乃詔問所部，奏函亦馹騎馳至，與此符合。敕其觀為登仙觀，樓曰紫雲樓，以旌其事。是歲，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，進其封邑及實封。由是上好神仙之事，彌更勤篤焉。仍敕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，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。

黃觀福

黃觀福者，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。自幼不食葷血，好清淨。家貧無香，取柏葉柏子焚之，每凝然靜坐，無所營為，經日不以為倦。或食柏葉，飲水自給，不嗜五穀。父母憐之，聽其率性任意。既笄欲嫁之，忽謂父母曰：門首水中極有異物。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，先兆往往信驗，聞之，固以為然。隨往看水，果洶湧不息，乃自投水中，良久不出。父母撈摝，得一木像天尊，古昔所制，金彩已駁，狀貌與女無異。水即澄清如舊，無復他物，便以木像置於路側，號泣驚異而歸。其母時來視之，憶念不已。忽有彩雲仙樂，導衛甚多，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，謂父母曰：女本上清仙人也，有小過謫在人間，年限既畢，復歸上天，無至憂念也。同來三人，一是玉皇侍女，一是大帝侍晨女，一是上清侍女。我姓黃名觀福，此去不復來矣。今年此地疾疫，死者甚多，以金遺父母，使移家益州，以避兇歲。即留金數餅，升天而去。父母如其言，移家蜀郡。其歲疫毒黎民，雅地尤甚，十喪三四，即麟德年也。今俗呼為黃冠佛，蓋以不識天尊像，仍是相傳語訛，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。

陽平治

陽平治，謫仙妻，不知其名。九隴居人張守圭家甚富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，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，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。有一少年，賃為摘茶，自言無親族。性甚了慧勤，願守圭憐之，以為義兒，又一女年二十餘，亦無親族，願為義兒之婦，孝義端恪，守圭甚善之。一旦山水泛溢，市井路絕，鹽酪既闕，守圭甚憂。新婦曰：此可買耳。取錢出門十數步，置錢樹下，以杖扣樹，得鹽酪而歸。後或有所要，但令扣樹取之，無不

得者，其夫術亦如此。因與鄰婦十數人，於堋口市相遇，為買酒一碗，與眾婦飲之。皆醉而碗中酒不減，遠近傳說，人皆異之。

守圭請問其術受於何人，少年曰：我陽平洞中仙人耳，因有小過，謫於人間，不久當去。守圭曰：洞府大小，與人間城闕相類否？答曰：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，或方千里五百，三百里。其中皆有日月飛精，謂之伏神之根，下照洞中，與世間無異。其中皆有仙王，仙卿仙官輔相佐之，如世之職司。有得道之人，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，皆居其中，以為民庶。每年三元大節，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，以觀其所理善惡。人世死生興廢、水旱風雨，預關於洞中焉。其龍神祠廟、血食之司，皆為洞府所統也。二十四化之外，其青城、峨嵋、益登、慈母、繁陽、嶓塚皆亦有洞，不在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之數。洞之仙曹，如人間郡縣聚落耳，不可一一詳記之也。旬日之間，忽夫婦俱去。

神姑

神姑者，盧眉娘是也。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，生而眉長且綠，因以為名。永貞元年，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，貢於京。盧眉娘幼而慧晤，能以一絲析為三縷，染彩於掌中，結為傘蓋五重。其中有十洲三島、天人玉女、臺殿麟鳳之像，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，不啻千數。其闊一丈，秤之無三數兩。自煎靈香膏傳之，則虯硬不斷。順宗皇帝嘆其巧妙，二宮內謂之神姑。入內時方年十四，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。至元和中，憲宗皇帝嘉其聰慧，因賜金鳳環，以束其腕。久之，不願在宮掖，乃度為女道士，放歸南海，賜號曰逍遙。數年不食，常有神人降會，一旦羽化，香氣滿室。將葬，舉棺覺輕，撤其蓋，唯舊履而已。往往人見乘紫雲，於海上羅浮。李象先作《盧逍遙傳》，蘇鶚載其事於《杜陽編》中焉。

王奉仙

王奉仙者，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。家貧，父母以紡織自給。而奉仙年十三四，因田中餉飯，忽見少年女十餘人，與之嬉戲，久之散去，他日復見如初。自是，每到田中餉飯，即聚戲為常矣。月餘，諸女夜會其家，竟夕言笑，達曉方散。或攜奇果，或設珍饌，非世所有。其房宇湫陋，來眾雖多，不以為窄。父母聞其言笑，疑焉，伺而察之，復無所見。又疑妖魅所惑，詰之甚切，必托他詞以對。自是諸女不復夜降，常晝日往來。或引其遠游，凌空泛回，無所不到，至暮乃返。仍不飲不食，日加殊異。一日將夕，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，墜身於地，母益為憂，懇問其故，遂以所遇之事言之，父母竟未諭其本

末。諸女剪奉仙之發，前露眉，後垂至肩，自此數年，發竟不長。不食歲餘，肌膚豐瑩，潔若冰雪，蠭首蠐領，皓質明眸，貌若天人，智辯明晤。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。

咸通末，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，令狐公綯鎮維揚，延請供養，聲溢江表。其後秦彥請留於江都，展師敬之禮。高士主父懷杲正直倜儻，疑以為邪，詣而問之。奉仙欣然加敬，話道累日。主父問：所論之理，頗合玄要，何復有觀音之目耶？奉仙曰：其所遇者道也，所得者仙也，嗤俗之徒，加我以觀音之號耳。然頃歲，杜公搜於蓬茅之下，欲貢於宮掖之內，適以斷髮免。未容歸侍膝下，遂虐留寺中。閭巷不知，騰口虛譽，至有擎香捧燭，施寶投金，囂然經年，莫知竄免。而今日遂其修養，不拘閉於後庭者，亦是真仙冥祐，斷髮齊領之明效也，得不自以為慰喜耳。且名之與道，兩者無滯。莊生云，人以我為牛，而我為牛；人以我為馬，而我為馬。忘形體真者，不以名為累也，故亦不鄙人爾。且某所見之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容貌異常，著雲霞錦繡，大袖之衣。執持者仙花靈草，吟詠者仙經洞章，所話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。隨其所行，逍遙迅速，不知其倦。所到天宮仙闕，金樓玉堂，修廊廣庭，芝田雲圃，神禽天獸，珍木靈芳，非世間所睹。過星漢之上，不知幾千萬里，朝謁天尊。天尊處廣殿之中，羽衛森列，告奉仙曰：汝寄生人世，五十年後當還此。敕左右以玉漿一杯見賜。飲畢，戒曰：百穀之實、草木之果，食之殺人，夭汝年壽，特宜絕之。是以不食二十年矣。

夫天尊，行化天上，教人以道，延人以生，主宰萬物，覆育周遍，如世人之父也。釋迦行化世上，勸人止惡，誘人求福，如世人之母也。仲尼儒典，行於人間，示以五常，訓以百行，如世人之兄也。世之嬰兒，但識其母，不知有兄、父之尊。故常常之徒，知道者稀，尊儒者寡，不足怪也。且所見天上之人，男子則雲冠羽服，或丱髻青襟，女子則金翹翠寶，或三鬟雙角。手執玉笏，項負圓光，飛行乘空，變化莫測。亦有龍麟鸞鶴之騎，羽幢虹節之仗，如人間帝王耳。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。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，率是天人帝王、道君飛仙之狀，亦無僧佛之容焉。

自咸通迄光啟四十年間，游淮浙之宛陵，所至之處，觀者雲集。其警俗也，常以忠孝貞正之道、清淨儉約之言、修身密行之要，故遠近瞻敬。凡金寶貨，委之於前，所施億萬，皆棄之去，而未嘗顧也。雖三淮沸浪，四野騰煙，棲止自若，曾不為患。其有擁眾威悍，如孫儒、趙宏、畢師鐸，欲以不正逼之，白刃脅之，及睹其神貌，不覺折腰屈膝，伸弟子之禮。後與二女弟俱入道，居洞庭山。光啟初，遷餘杭界千頃山。山下之人，為棣華宇以居之。歲餘，無疾而化，年四十八。有雲鶴異香之瑞，果符五十年之言矣。況其不食三十年，童顏雪肌，常若處子，非金丹玉液之效，豈能與於此哉！又往往神游天界，

端坐逾月，或下察地府冥關之事，坐見八極，多與有道者言之。世人不知，以為坐忘耳。乃南極元君，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乎。

薛玄同

薛氏者，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，道號玄同。適馮徽二十年，乃言素志，托疾獨處，誓焚香念道，持《黃庭經》，日三兩遍。又十三年，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，將至，有光如月，照其庭廡，香風颯然。時當初秋，殘暑方甚，而清涼虛爽，颯若洞中。二女告曰：紫虛元君，主領南方下教之籍。命諸真大仙，於四海之外、六合之內、名山大川，有志慕長生、心冥真道者，必降而教之。玄同善功，為地司累奏，簡在紫虛之府，況聞女子立志，元君尤嘉其用心，即日將親降於此。如是凡五夕，焚香嚴盛，以候元君。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，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，降於其室，玄同拜迎於門。元君憩坐良久，示以《黃庭》填神存修之旨，賜九華之丹一粒，使八年後吞之，當遣玉女飆車，迎汝於嵩岳矣。言訖散去。玄同自是冥心靜神，往往不食。雖真仙降眄，光景燭空，靈風異香，雲璈鈞樂，奏於其室，馮徽亦不知也。徽以玄同別室修道，邈不可親，愚嫉之懷，常加毀笑，每獲東陵之疑矣。

洎廣明庚子之歲，大寇犯闕，衣纓奔竄，所在偷安。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，存注不輟，益用虔恭。中和元年十月，舟行至直瀆口，欲抵別墅，親鄰女伴數人，乘流之際，忽見河濱有硃紫官吏，及戈甲武士，立而序列，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。四境多虞，所在寇盜，舟人見之，驚駭不進。玄同曰：無懼也。即移舟及之，官吏皆拜，玄同指揮曰：未也，猶在春中私第，去無速也。其官吏遂各散去，而同舟者雖見，莫究其由。明年壬寅二月，玄同沐浴，餌紫虛所賜之丹，二仙女密降其室，促嵩高之行。是月十四日，示以有疾，一夕終於私第。有仙鶴三十六隻，翔集室宇之上。玄同形質柔暖，狀若生人，額中炅然白光一點，良久化為紫氣。沐浴之際，玄發重生，立長數尺。十五日夜，雲彩滿室，忽聞雷電震霹之聲，棺蓋飛起在庭中，失尸所在，空衣衾而已。異香雲鶴，浹旬不去。

浙西節度使、相國周寶奏曰：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，玉貌如生；陶先生厭世之時，異香不絕。同其羽化，錄在仙經。豈謂明時，復睹斯事。伏以馮徽妻薛氏，早拋塵俗，久息玄門。神仙秘密之書，能採奧旨；女子鉛華之事，不撓沖襟。非絕粒茹芝，守真見素，履聖世無為之化，窮玄元守一之規，不然者安得。方念鼓盆，靈禽疊降；正悲鸞鏡，玄發重生。雷電顯祥，雲霞表異，天迴而但聞絲竹，棺空而唯有衣衾。謫來暫住人間，仙

去卻歸天上。事傳千古，美稱一時，雖屬郡之休禎，乃國朝之盛事。臣忝分優寄，輒具奏聞，干冒天廷，無任戰越喜賀之至。是歲二月十五日，奏於成都行在。敕曰：惟天法道，著在仙經，上德勤修，玄功是致。覽茲申奏，頗葉殊祥。同魏氏之登仙，比花姑之降世。光乎郡縣，煥我國朝。宜付史官，編於簡冊。仍委本道以上供錢，於其住，處修金籙道場，以答上玄，用伸虔感者。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